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九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9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昆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補

高皇帝元年	二	立太子	春	南沛	伐	索隱曰謂誅	大事記	春	雍之	春	南沛	伐	索隱曰謂誅
	三	據項南	春	南沛	伐	索隱曰謂誅		春	雍之	春	南沛	伐	索隱曰謂誅
高皇帝元年	四	歸及使	冬	與燕韓	破	與燕韓	大事記	冬	與燕韓	破	與燕韓	破	與燕韓
	五	入都關	冬	與燕韓	破	與燕韓		冬	與燕韓	破	與燕韓	破	與燕韓
高皇帝元年	六	良四武成	入	入都關	破	與燕韓	大事記	入	入都關	破	與燕韓	破	與燕韓
	六	良四武成	入	入都關	破	與燕韓		入	入都關	破	與燕韓	破	與燕韓
高皇帝元年	六	陽立皇尊	陽	陽	陽	陽	大事記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六	陽立皇尊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高皇帝元年	六	陽立皇尊	陽	陽	陽	陽	大事記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六	陽立皇尊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陽

增補

卷之二十二

漢興將相年表

鳳文信

F0028-(9)

六	五	四	三	二	元光元年	六	五	四
南夷始置郵亭	十月魏其侯灌市家	亥十二月動丁	于五月丙子河決	五帝初之雍都見	帝徐太后景	王反崩景	兩廣分書云	行三錢半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五	四	三
上為太谷衛尉李廣	丞相棘侯薛澤為	丞相棘侯薛澤為	丞相棘侯薛澤為	丞相棘侯薛澤為	丞相棘侯薛澤為	丞相棘侯薛澤為	丞相棘侯薛澤為	丞相棘侯薛澤為
子材中馬官將不誅	材中馬官將不誅	材中馬官將不誅	材中馬官將不誅	材中馬官將不誅	材中馬官將不誅	材中馬官將不誅	材中馬官將不誅	材中馬官將不誅
御史大夫歐	御史大夫歐	御史大夫歐	御史大夫歐	御史大夫歐	御史大夫歐	御史大夫歐	御史大夫歐	御史大夫歐

五	四	三	二	元朔元年	五	四	三	二
朱代匈英都尉尉	上匈都尉尉	姓友共名友	匈奴代太守	衛夫人立為皇后	侯	史	八	七
侯	史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音子如反	音子如反	音子如反	音子如反	音子如反	音子如反	音子如反	音子如反	音子如反
御史大夫弘	御史大夫弘	御史大夫弘	御史大夫弘	御史大夫弘	御史大夫弘	御史大夫弘	御史大夫弘	御史大夫弘

增補已平水

卷之三十一

漢興將相年表

六

鳳文會編

五	四	三	二	元狩元年	六	
外垣	定匈奴入右北平	安慶膠都門匈奴王立東王為王廷郡入天子反江雁	反安十皆衛月中自山中殺王淮南國賜南除謀王			
四	三	二	四	御大夫蔡為丞樂相安	三	
軍侯為軍公為襄大擊曹右主孫前將軍襄將爵賞將軍令青後平食左大李出將陽其將候廣定	平為鷹北侯胡為冠將郎地救至驃軍軍中博為所騎侯出令望將連將霍右李侯軍合軍去北廣張出騎擊病			皆沮敗尉軍翁李左將侯定大屬為身蘇敗侯廣將軍公襄擊軍青疆脫廷降趙為軍太孫擊軍弩左為匈信後郎僕赦胡再將內將奴為將中賀為合再軍史軍衛將軍令為中騎出		
			御史大夫湯	御史大夫蔡		

二	元封元年	六	五	四	三	二	元鼎元年	六
		十二月東越反	漢其嘉南三寶中為平立使王反越月者及殺相中	寶中為平立東水真山汾王定憲陰六王王得月商子		燕閔四王為月骨齊為王且廣陵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出僕秋遠左樓東擊軍將朝荀軍鮮彙楊	稽尉楊會為故皆王僕稽橫龍破濫出樓海額東舒豫船將侯越出章將軍韓會中軍出說	相大九四封夫月牧石辛丘慶已侯為御丞史	侯太四侯趙子周為丞高相陵					
	索御隱史曰兒寬寬						御史大夫慶	

增補史記平林 卷二十二 漢興將相年表 七 鳳文會彙

六	五	四	三	二	元鳳元年	六	五	四	三	二	元昭始元年
史十六月大夫楊敬為御	史十一月大夫楊敬為御	相大封夫宜王春新侯為御丞史	十二	十一	十九	八	七	六	五	四	卒盡日月九
		度郎將范明友為中	九	張安世為右	九	張安世為右	三	王莽為左衛尉	三	王莽為左衛尉	騎將金日磾為車
		御史大夫楊敬			御史大夫新						

四	三	二	元宣本始	元平元年
后十月乙卯立霍	崩皇戊辰三月后子月			
三	二	三	二	
陽相賢少辰六侯封為府長月扶丞韋信甲	陽相賢少辰六侯封為府長月扶丞韋信甲			
		軍田中侯度國軍侯祁大七皆順太范登為營韓連夫月擊為守明將蒲平曾將田庚	安將尉月曾大四鳥為度遠將軍擊	
		將侯雲陵重克將額為史	將侯雲陵重克將額為史	
		御史大夫魏相	御史大夫昌水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二

漢興將相年表

九

鳳文官載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嘯命羣雄天下未定王我漢中三傑既得六奇獻功章邯已破蕭何築宮周勃厚重朱虛至忠平津作相條侯總戎丙魏立志湯堯節躬天漢之後表述非

補方苞曰自秦以
後古禮所以終不
可復者以漢諸帝
皆挾私意苦其拘
縛而樂秦之汰侈
故首揭其義曰豈
人力哉見其出於
天理之自然而非
聖人所以強世也
楊慎曰史記十篇
有錄無書元成之
間褚少孫補之索
隱正義皆云禮書
是褚先生取荀卿
禮論補而索隱于
后太史公曰之下
又云太史公取禮
論之意何其自相
矛盾今按自禮由
人起至儒墨之分
一段荀子禮論之
文中間治辨之極
也至刑錯而不用
一段荀子議兵篇
答陳躄之文後自
天地者生之本也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三	終	巖谷	同校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三

禮書第一

索隱曰書者五經六籍總名也此之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亦記也○正義曰天地日月四時序陰陽和風雨節羣品滋茂萬物宰制君臣朝儀尊卑貴賤有序咸謂之禮經六籍咸謂之書故曲禮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云云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索隱曰洋洋音洋洋美盛貌鄒誕生音翔非也宰制萬物役使羣衆

豈人力也哉正義曰言天地宰制萬物役使羣品順四時而動咸有成功豈藉人力營為哉是美善盛大衆多之德也故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余

至大行禮官索隱曰大行秦官主禮儀漢景帝改曰大鴻臚鴻臚者掌九賓之儀也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

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

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

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正義曰時證反為之金輿

錯衡以繁其飾周禮王之五路有金路鄭玄曰以金飾諸木○索隱曰錯錯衡扼為文飾也詩曰約軻錯衡毛傳云錯衡文衡也○正義曰為于偽反錯作總

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

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周禮曰羞用百有二十品鄭玄

吳興凌雅隆輯校 昆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至終篇亦皆禮論曰羞出于性及禽獸以備其滋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
 之文乃斷至矣哉味謂之庶羞鄭眾曰羞者進也服虔曰大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括草以為席也王
 之上加太史公曰此小司馬義其率略燕陋其為裕少肅曰不緣也○正義曰按括草蒲草越戶括反皮弁布裳周禮曰王視朝
 係補明矣玄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為裳也○朱絃洞越鄭玄曰朱絃練朱大羹玄
 重份曰凡太史公所述禮樂書及帝王紀諸世家引用經文亦多改竄此則謬矣宜悉看本
 文茅坤曰太史公於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處多揣摩影響而成文然其深者亦盡微眇矣
 補方苞曰禮禮者於諸侯舉魯禮之國也於大夫舉管仲賢大夫也魯之僭禮多矣而獨

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灌者酌鬱鬯灌于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二歸包氏曰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
 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索隱曰言子夏是孔子門人之中高第者謂才優而品第高也故論語四科有文學子游子夏也猶云出
 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
 衛所居不合論語曰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仲尼沒後受業之徒

舉此者禮雖典祀而行之者意假向為聖人所不欲親況以封禪為不死之術乎正與篇末以封泰山為典法相發封禪書引或問禘之說其義蓋亦如此而况中庸以下三句不以禮防之而以俗誘之尚可禁民之淫侈乎

禮之義而漢古禮之不可復見於今也大意三代制作皆依人性情仁義與刑罰並用所以使賢否貴賤不相踰越也體安駕乘目好五色耳樂鐘磬口甘五味情好珍善此人之性情也雖為之金與錯衡云云然大路越

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正義曰論語云大師擊鼓齊亞飲于道楚鼓方叔入于河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正義曰秦採擇六國禮儀以行禮法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也臣瓚以抵訓為歸則是大略大歸其義皆通於一自天子稱號正義曰稱尺證反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正義曰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正義曰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正義曰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正義曰吳楚趙當川濟南膠西謂六國也齊孝王狐疑城守三國兵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天子不言七國也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正義曰上紀買反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

帝皮弁布裳云云所以防淫修而救彫敝之意為重也

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

私意背天理故不台聖人制禮之意其尊君抑臣即所謂不合聖制者而儀法則依託於古漢魏秦故不敢斥言其非也

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芷所以養鼻也其義曰劉氏云側持也臭香也芷香草也言天子行持得以香草自隨也天子之側常置茅香於左右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注見和鸞之聲

增補已巳平水 卷二十三 禮書 鳳文館藏

高帝則曰大抵皆正義曰費音芳味反輕猶薄言審知勤
 襲秦故於文帝則薄費用則能蓄聚所以養財貨也 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 正
 述其煩禮飾貌無曰言審知恭敬辭讓所以養體安身 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正義曰言審知禮義文
 益於治之言於景 此四科是儒者有 禮義故兩得之也 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 正義曰苟且若如此也言平凡好
 帝則言官者養文 禮義故兩得之也 養得其生有効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安祿莫敢復議於 禮義故兩得之也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武帝則感其制詔 養得其生有効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之詞雖能獨斷制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始然觀其追俗為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制因民而作之語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則因秦之舊亦多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矣此其大略已具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者也所缺者改正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朔封禪易服色宗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廟百官儀文度數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之常後人見其有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錄無書遂以為本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書人逸者此也然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改正朔封禪事已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詳封禪與曆書而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若至相豆珪幣之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詳獻酌之禮則有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司存是其意又不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亦不知其缺不具 如此者必死也 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 正義曰言平凡好利之人且見利義之士

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
 之者也 索隱曰墨者不尚禮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
 猶等也若儒等而是治辨之極疆固之
 本威行之道功名之總則天下歸之矣 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 索隱曰自此已
 功也○正義曰固堅固也言國以禮義四 威行之道也 正義曰以禮義導天下天下伏
 方欽仰無有攻伐故為震而且堅固本也 功名之總也合也聚也 王公由之 正義曰言
 功名之總也 正義曰以禮義率天下天下咸遵 之故為功名之總也合也聚也 王公由之 正義曰言
 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損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
 勝 索隱曰覆上 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
 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絞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
 死之鉅鐵 徐廣曰大剛曰鉅○正義曰宛城今鄧 施鑽如蓬蘽 索隱曰鑽謂矛刃
 輕利剽激 正義曰上匹妙反 卒如燹風 正義曰卒村忽反燹
 垂涉唐昧死焉 許慎曰垂 莊躡起楚分而為四 索隱曰躡音其略反楚將
 分爲四按漢志漢王莊躡之後也○正義曰以起字為絕句或曰楚莊王苗裔也按括地志云
 師州黎州在西南五百七十里戰國楚威王時莊躡王漢則為漢國之地楚昭王徙都
 都莊躡王漢楚襄王徙都陳楚考列王徙都壽春威王 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 索
 秦逼乃四分也然昭王雖在莊躡之前故荀卿兼言之 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曰參者驗也言驗是楚豈無利兵哉○正義曰參七合反 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言躡楚國豈無堅甲利兵哉為其不由禮義故眾分也 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
 故也汝穎以為險 正義曰括地志云水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汝水
 源出洛水嵩高縣東南三十五里陽乾山俗名穎山地理志高陵 江漢以為池 正義曰
 山汝出東南至新蔡縣入淮陽乾江山穎水出東至更蔡入淮也 江漢以為池 正義曰
 江從蜀入楚在荆州南漢江從漢 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 山海經曰夸父與
 中東南入江四水為楚之險固也 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 百逐走日八渴欲
 得飲飲於渭河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鄧謂鄧林後遂為林名○索
 隱曰按裴氏引山海經以為夸父棄杖為鄧林其言北飲大澤蓋非在中國也劉氏以為今襄
 州南鳳林山是古鄧林之國在楚之北境故云阻以鄧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方城房州
 竹山縣東南四十一里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為方城即此山也

者果原無其書耶 或果出於逸否也 且太史凡世有其 書者多不論今禮 書直抄荀子樂書 直抄樂記其為禮 少孫補明矣 唐順之曰叙禮制 與廢有典有則中 開懷恨衰敗之義 令人讀之慨然 補方苞曰正與武 帝時四海騷動百 姓愁怨災異數見 相反蓋諸儒之私 言也故曰上開之 議者或稱太古五 句惡復古而樂秦 儀情見乎詞 茅坤曰禮由人起 以下采荀卿之言 而成文於漢朝禮 儀不相及矣 補方苞曰乃禮止 此乎此足以宰制 萬物使使羣衆乎

增補史記平本 卷二十三 禮書

以是為典常垂之於後則古禮終不復矣禮由人起以下乃荀子禮論也

按几席二字疑行 按燕荀作別 按鼻荀作畢

增李廷機曰天子如此則非天子可知所謂辨也

按此段見禮制之不可已也議論甚高且四用孰知字四用若考字文法亦奇按荀子以氣為性故云

王鑿曰自此以下至刑錯不行是荀子義兵語亦恐是出禮入刑之意按楚人已下言由其道則行不

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

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

則民知寡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

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

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

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

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

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亾則無安人

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天太祖

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

函及士大夫

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

事三世

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所以辨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禮記曰庶人祭於寢

增黃洪憲曰楚人較革犀兕以下至此非其道也言不由其道則廢之兵至此由其道則行故也言由其道則行

按故由其道二句結上文故也

四段

余有丁曰自生之本也以下至末俱荀子禮論

按偏亡者以其一也不當言通

按懷荀作壞謂不敢祖祖廟也

史誤

按貴賤荀作貴

增黃洪憲曰楚人較革犀兕以下至此非其道也言不由其道則廢之兵至此由其道則行故也言由其道則行

按故由其道二句結上文故也

四段

余有丁曰自生之本也以下至末俱荀子禮論

按偏亡者以其一也不當言通

按懷荀作壞謂不敢祖祖廟也

史誤

按貴賤荀作貴

增黃洪憲曰楚人較革犀兕以下至此非其道也言不由其道則廢之兵至此由其道則行故也言由其道則行

按故由其道二句結上文故也

四段

余有丁曰自生之本也以下至末俱荀子禮論

按偏亡者以其一也不當言通

按懷荀作壞謂不敢祖祖廟也

史誤

按貴賤荀作貴

增黃洪憲曰楚人較革犀兕以下至此非其道也言不由其道則廢之兵至此由其道則行故也言由其道則行

按故由其道二句結上文故也

四段

余有丁曰自生之本也以下至末俱荀子禮論

按偏亡者以其一也不當言通

按懷荀作壞謂不敢祖祖廟也

史誤

按貴賤荀作貴

增黃洪憲曰楚人較革犀兕以下至此非其道也言不由其道則廢之兵至此由其道則行故也言由其道則行

按故由其道二句結上文故也

四段

余有丁曰自生之本也以下至末俱荀子禮論

按偏亡者以其一也不當言通

按懷荀作壞謂不敢祖祖廟也

史誤

按貴賤荀作貴

始按特牲而食荷作持手而食是

光緝曰淮南子云席之先翟葷樽之上玄擲祖之先生魚豆之先大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耳按席之先所從生出於翟與葷葷也樽酒器所尊者玄水也祭祖上有以生魚也木豆謂之豆大羹不調五味也

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鄭玄曰大饗后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

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嚼先大羹鄭玄曰嚼至齒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

尊也索隱曰貴本親用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禮之盛也故尊之上玄

大羹一也索隱曰樽之上玄擲祖之上腥魚豆之利爵弗啐也鄭玄曰啐入口也

成事俎弗嘗也索隱曰成事卒哭之祭故記曰卒

之未廢齊也索隱曰廢齊謂婚禮父親燕而迎之前大廟之未內尸也始

絕之未小斂一也索隱曰此五者皆以禮之初始質大路之素幘也禮記曰

喪服之先散麻一也儀禮士喪禮曰始死主人散帶垂

三年哭之不及也禮記曰斬衰之哭

一倡而三歎鄭玄曰倡發歌句一鐘尚拊膈徐廣曰

一也索隱曰大瑟而練朱其絃又通其下孔使聲濁且遲上質凡禮始乎脫索隱曰

成乎文索隱曰言禮成終乎稅徐廣曰一作稅○索隱曰音悅言

故至備情文俱盡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諸子中多有此其次情

文代勝索隱曰音昇又音尸證反或文勝情情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索隱曰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

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

則明正義曰自天地以下八事大禮之備情太史公曰至矣哉索隱曰已下亦是

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

終始相應索隱曰禮始於脫略終於

至文有以辨索隱曰言禮之至文能辨至察有以說索隱曰言禮之至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禮書

來而太史公所自益委曲情文足以悅人
為文往往跌宕適心故云有以說也
逸而此獨簡古豈太史公之本亦變幻百出采荷卿言為禮書獻事畫之耶

小人不能則也正義曰小人猶庶人也則法也言天下士以上至于帝王能從禮者則治安不能從禮者則危亂庶人據於事不能法禮也禮之貌誠深矣索隱曰有本作懇誠深者非也○正義曰言禮之貌信深厚矣雖有邪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正義曰言禮之貌信廣大矣雖有擅作典制編陋之說入焉而望制編陋之說文辭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誠高矣正義曰言禮之貌信尊高矣雖有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於禮義之中自然成暴慢恣睢輕俗之人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鄭玄曰誠猶審也衡誠縣則不可欺以方員索隱曰錯置也規車也矩曲尺也○正義曰錯七故反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正義曰詐偽謂堅白同異擅作典制暴戾恣睢自高也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鄭玄曰方猶道也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索隱曰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慮能慮勿易正義曰易謂謂輕易也

按天高地下日月明應前天地以合二句而四時星辰在天地之內矣廣大無窮應江河二句聖人應好惡二句五極字應立隆以為極與禮者人道之極句相喚

楊慎曰言雖馳騁不出於隆殺之間按荀作君子之禮字宮庭也按荀作人有是士君子也

按厚大高明又總天地日月江

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正義曰好火到反言人以得禮之中又能思睿索求其禮謂之能思慮又不輕易其其禮更加好之乃聖人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正義曰道謂禮義也言人有禮義則為聖人比於天地日月廣大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索隱曰隆殺猶厚也殺猶薄也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正義曰言文飾情用表裏外內合於中而流行不息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正義曰中謂情文也驟馳騁廣焉不外正義曰騁音諒言君子之人上存文飾下務誠省而合情文處得中處不外其義曰言其性守正不謬遠行如常守宮庭也驟馳騁廣焉不外正義曰言其性守正不謬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曰宮庭聽朝處喻君子心內常守禮義處凡八人域之中能知禮義之域限即為士及君子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索隱曰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弗居也○正義曰外是民也索隱曰外謂人域之外非人所居之地以喻禮義之外別為它行即是小人故云外是人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索隱曰房音旁皇猶徘徊也周浹猶周匝言徘徊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周浹委曲得禮之原動不失中則是聖人之行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索隱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故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

河萬物皆禮之隆道五極故曰立隆以為極而莫之能損益也

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然此文皆荀卿禮論之所載者也

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正義曰言君子

內守其禮德厚大積廣至於高尊明禮則是禮之終竟也此書是褚先生荀卿禮論兼為之

索隱述贊曰禮因人心非從天下合誠節貌救弊興雅以制黎甞以事宗社情文可重豐殺難假仲尼坐樹孫通范野聖人作教罔不由者

增趙恒曰觀禮樂二書是謂秦禮猶有古意秦樂之失尤甚漢之禮樂皆襲秦故也二書叙論漢一代禮樂迄於武帝制度聲容付之有司似無人逸禮氏雜補以他書將何發明哉可刪無疑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三 終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四

樂書第一

增趙恒曰觀禮樂二書是謂秦禮猶有古意秦樂之失尤甚漢之禮樂皆襲秦故也二書叙論漢一代禮樂迄於武帝制度聲容付之有司似無人逸禮氏雜補以他書將何發明哉可刪無疑

正義曰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熟國有聖賢宮觀周城官僚人有言語衣服體貌端修咸謂之樂樂書者猶樂記也鄭玄云以其記樂之義也按別錄且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十一篇者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象法有賓采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之亦略有分焉劉向校書得樂書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雖有十一篇其名猶存也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

萬事惶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正義曰音刈悲彼家難

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正義曰言成王作頌悲文王戰戰恐懼推已戒

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正義曰為于偽反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

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

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

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正義曰音洛言不樂至荒淫也君子以謙

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二十四

樂書

鳳文官

王整曰此篇多采樂記者

唐順之曰中多精微之旨然亦間有燕雜處

補方苞曰正與武帝好大喜功相反

茅坤曰漢時古樂

增補史記平本

以而高惠文景及武帝時已無可求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而成文而樂記者或曰公孫尼子所為也

博采風俗協比聲律正義曰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嗷嗷之聲興而士奮索隱曰嗷音姑亮反又音叫嗷音擊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索隱曰辟亦君也○正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索隱曰齊人歸女樂而孔子行逐客誤矣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索隱曰按家語云孔子嗤季桓子彼婦之謂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是五章之刺也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正義曰祖伊諫殷紂不聽孔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正義曰說音悅解音蟹言非此樂和適亦悅樂之不流通散恩澤之事不流各一世之化也諫二世故名之也亦各一世

子之道不行是以古樂不興也與禮書必也正名於衛云云一條意同蓋孔子為禮樂之主也此論非子長不能為楊慎曰雖退正樂以誘世謂退而正樂以誘人于正即所以雅頌得所洋洋盈耳刪詩三百云云也按李斯既導秦焚書矣此又以放棄詩書為懼乎抑其所指詩書乃刻石刑名之類也董份曰輕積細過甚妙凡惡必始于微也補方苞曰首載高祖三侯之章次及惠文景於樂無所增更次及武帝所

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斤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索隱曰按過沛詩即大風歌也其辭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政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也侯語辭也詩曰侯其禕而者是也今亦語辭也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也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正義曰隸音異上即位作十九章索隱曰按禮樂志安世房中樂有十九章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瓚曰爾雅云春日西皞方少皞也冬歌玄冥正義曰禮記月令云玄冥水官也世多有故不論索隱曰言四時此不論今見漢書禮樂志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餽利長為土人持勒鞞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壘曲之壘也○索隱曰注音鳥花反蘇林音壘室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索隱曰按禮樂

守善終之意哉此邪僻故治道出也民心所觸有前
子長所以讀書書六者不同故聖人用後四者制之
而流涕也人心也樂音善惡由君上心之
情動於中故形於聲正義曰情君之情也中猶心也
徐中行曰武帝所好故云生於人心者也

聲成文謂之音正義曰謂之音清濁雖異各見
於外成於文彩並謂之音也

政和正義曰樂音洛言平理之世其
樂音安詳而歡樂也政同也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正義曰思音四凶國謂將欲滅
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凶國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義曰言以八音和否隨政也○
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凶國

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正義曰政和則聲音安樂政乖則
聲音怨怒是聲音

宮為君王肅曰居中總四方○索隱曰宮屬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

商為臣王肅曰秋義斷○索隱曰商是金為決斷

角為民王肅曰春物並生各以
區別民之象也○索隱曰

徵為事王肅曰夏物盛故
事多○索隱曰徵

羽為物王肅曰冬物聚○索隱曰
羽為水最清物之象故為

五者不亂則無滯滯之音矣鄭玄曰滯滯與敗不和之貌也○索隱曰
五者不亂則無滯滯之音矣

宮亂則荒鄭玄曰荒猶散○正義曰宮亂
則其聲放散由其君驕溢故也

其君驕商亂則提徐廣曰提今禮作破也○索隱曰提音都回反破音談○其君
驕商亂則提

亂則憂正義曰角音亂其聲憂愁

其事勤羽亂則危正義曰羽音亂其聲傾危由君
賦重於其民貧乏故也

相陵謂之慢正義曰迭互也陵越也五聲並不和則君
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謂之為慢也

日矣鄭玄曰君臣民事物也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索隱曰無日猶言
無復一日也以言君臣凌慢如此無復一日則國之滅亡朝夕可待也

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鄭玄曰比猶同○正義曰鄭音好濫淫志衛國之音促速
煩志並是亂世音雖亂而未滅亡故比慢也比必以反

桑間濮上之音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在濮陽南○正義曰昔殷紂使師延作長
夜靡靡之樂以致亡國武王伐紂此樂師延將樂器投濮水而死後

亡國之音晉國樂師師涓夜過此水聞水中作此樂因聽而寫之既得還國為晉平公奏

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正義曰若用此濮上之音其政必
離散而民人流徙逃亡緣臣誣上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正義曰此樂章第三段也前第一段明
人心感樂第二段明樂感人心此段聖

倫理者也鄭玄曰倫猶類也理分也○正義曰音初生自君心形而成樂
樂成則能通於百姓使各盡其類分故曰通倫理者也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

能知樂鄭玄曰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
宮商之變八音並作克諧曰樂

是故審聲以知音正義曰聲為音本
若欲知音當須審

聲之淫其於衛夫張雨集說云鄭
聲之淫其於衛夫

注前境疑外境誤

王維楨曰此喜怒

哀樂欲愛之心俱

從外物感觸而後

之伎陰高武帝
也
王維楨曰武帝不
之不異秦二世拒
李斯而然趙高矣
楊慎曰凡音以至
篇末皆樂記全文
然其章次顛倒是
褚先生升降之也
按陳皓云聲之
詞意相應自然
生清濁高下之
變變而成曲調
則謂之音比合
其音而播之樂
器及舞之下威
羽旄則謂之樂
王維楨曰此喜怒
哀樂欲愛之心俱
從外物感觸而後
有註見真
誤

會補口已平木

卷之二十一

樂書

四

鳳文館藏

子論為邦獨以鄭定其聲然
聲為戒蓋舉重而後音可知
言也
政可知
而治道備矣
審音以知樂
審樂以知政
正義曰音為樂本前審
定其音然後可知樂也
前審定其樂然後
未則為治之道乃可備也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

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鄭玄曰幾近也○正義
曰禮謂治國之禮包萬
事萬事備具始是禮極今知樂者但正君臣民
事物五者之情於禮未極故云幾於禮也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是

故樂之隆非極音也
鄭玄曰隆猶盛也極猶窮也○正義曰大樂之盛本在移風易
俗非窮鐘鼓之音故云非極音也故樂云鐘鼓云乎哉是
也
食饗之禮非極味也
正義曰食音嗣食享謂宗廟祭也夫禮之盛本在安上治
民非崇玉帛至味故云非極味也故論語禮云玉帛

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鄭玄曰遺猶餘也王肅曰未盡音之極○正義曰倡音唱一唱謂一人
始唱歌三歎謂三人讚歎也樂歌此文王之道不極其聲故但以熟弦
廣孔少唱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
二云所重在德本不在音是有遺餘音念之不忘也
大饗之禮
正義曰大享即食享也樂食皇矣崇其
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矣此言禮盛

而俎腥魚
正義曰凡俎有看生腊是俎腥魚
者生魚也俎雖有三牲而兼載生
味之事
尚玄酒
正義曰尚祭之禮則列
玄尊在上五齊在下也
大羹不和
正義曰和胡豕及大羹肉汁也
祭有肉汁為羹無鹽菜之茗和也
有遺味者矣
正義曰遺亦餘也
此若質素之食禮

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
正也
鄭玄曰教之使知好惡○正義曰好火到反惡一故反平均也言先王制禮作樂本
教訓澆民平於好惡之理故去惡歸善不為口腹耳目之欲令反歸人之正道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正義曰此第三段第二段也人初生未有
情欲其情欲至靜稟于自然是天之性也
感於物而動
性之頌也
徐廣曰頌音容今禮作欲○正義曰其心
雖靜感於外情因物而動是性之貪慾也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
焉
王肅曰事至能以智知之然後情
之好惡見○正義曰上知音智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已
天理滅矣
王肅曰內無定節智為物所誘於外情從之動而失其天性○正義曰言好惡
不自節量於心唯知情慾誘之於外不能反還已躬之善則天性滅絕矣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鄭
玄曰隨物變化○正義曰夫物不一故言無窮也若人心
嗜慾無度隨好惡不能節之則與之而化故云人化物
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
人欲者也
鄭玄曰言無所不為○正義曰心隨物
化則滅天性而恣人心之欲也
於是悖逆詐偽之心有
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寡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
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
樂人為之節
鄭玄曰為作法度以遏其欲也王
肅曰以人為之節言得其中也
衰麻哭泣
正義曰此以下並是陳
禮節人之事也制五服
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

濁疏越使其聲遲
此聲初發倡者一
而和者惟三可謂
濁遲之質倡和之
寡然其中則有不
盡之餘音者在玄
酒生粗大羹非人
所嗜然其中則有
不盡之餘味者存
是非極口腹耳目
之欲不欲使民好
惡之偏也好惡平
則可以復人道之
正而風俗定矣
增張雨集說云人
心之靈事至必知
而好惡形焉苟未
發而無節於中既
發而知誘於外又
不能反身循理則
天理滅矣况以無
節之好惡而接無
窮之物感則心為
物役而違禽獸不
遠人化物者也八
剛者決力強者奪
生也事死者難故以哀哭為前也

樂書
五

此所以為大亂之道增張雨集說云先王禮樂之制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四者所以節文之也節其心使歸於中和其聲使無所乖戾也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通行不悖王道之條也增張雨集說云和以統同序以辨異過於同則流過於異則離合情者樂和於內以救其離飾貌者禮檢於外以救其流是二者相資以為用者也仁愛則不離義正則不流是仁義又為禮樂之輔者也增張雨集說云和出於中序著於外和則安序故靜序則有儀故文大樂

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鄭玄曰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正義曰冠音貫笄音雞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鄭玄曰射鄉大射鄉飲酒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鄭玄曰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正義曰此第二章名為樂論其中有四段此章論禮樂同異也夫樂使幸土合和是為同也禮使父子殊別是為異也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王肅曰流道不禮勝則離王肅曰離折而不親○正義曰同異而又相須也若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若禮過殊隔無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也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鄭玄曰欲其並行彬彬然○正義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鄭玄曰等樂和內是合情也禮檢迹是飾貌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鄭玄曰等階級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正義曰文謂聲成文也若作樂文為諸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正義曰王者為用刑則禁制暴慢疏爵以舉賢賢良則政治均平是刑以防之矣既是禁暴而又言舉賢者示刑最為重不宜獨行必須賞罰兼明也然禮樂之用非政不行明須四事連行也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正義曰言禮樂刑政既均又須仁以愛民義以正民如此則民順理正行矣樂由中出鄭玄曰和在心○正義曰此樂論第二段謂樂禮自外作故靜○正義曰樂和心禮自外作故文樂由中出故靜在內故云靜禮自外作故文

與天地同和如乾鄭玄曰文猶動○正義曰之易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之簡樂至則各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各安其分而不爭是以帝世揖讓而治禮樂之至也行字與達字相似而達者行文通也按應氏云四海之內四字當在合父子之親上

大樂必易正義曰易以或反朱絃疎越也大禮必簡鄭玄曰易簡若於清廟大樂然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鄭玄曰至猶達也行也○正義曰樂行主謙主和和達則民無復怨怒也禮行主謙不爭競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鄭玄曰賓協也試用也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正義曰前云禮至不爭故致天下尊卑之序也禮使父慈子孝是合父子之親也即父事三老是也明長幼之序矣正義曰長坐幼立是明長幼之序即兄弟事五更是也以敬四海之內正義曰孝經云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教以禮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教以義所以敬天下之為人臣教以廉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士教以節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大夫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國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教以禮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教以義所以敬天下之為人臣教以廉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士教以節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大夫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國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正義曰言天子能躬行禮則臣下必用禮如此則禮行矣合父子以下悉自天子自身大樂與天地同和正義曰此樂論第三段論禮與樂唯聖能識也言天地以氣氤氳合生萬物天樂之理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大禮與天地同節鄭玄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正義曰言天有日月地有山川高卑殊形生用各別大禮辨尊卑貴賤等差異別是大禮和故百物不失鄭玄曰不失其性○正義曰樂與天地同節和能生成萬物節故祀天祭地鄭玄曰成物有功報焉○正義曰禮與天地生成同節有尊卑上下報萬物之功明則有禮樂鄭玄曰教人者也○正義曰明猶外也言聖王能使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又能顯明其禮樂以教人也幽則有鬼神鄭玄曰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聖人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正義曰言行禮同節故四海合

增張雨集說云殊敬矣樂同和故禮者殊事合敬者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正義曰尊卑貴賤之別是殊事也。禮之同以莊敬是合敬也。樂者異文也。異文五聲六律之文也。禮樂之制異愛敬之情同。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也。是以王者起因時以制禮事與時並功成而樂作名與功偕也。

增張雨集說云綴舞謂行位相連北位外之營非也

增張雨集說云綴舞謂行位相連北位外之營非也。綴蓋是字之殘缺訛變耳。故此為綴而下又為及也。並依字讀義亦難通恐違古記耳。樂之文也。正義曰文飾之事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禘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正義曰既能窮本知末知變文能著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鄭玄曰去偽所以能述作故謂之聖也。述者之謂明。正義曰游屈伸俯仰升降上下也。作者之謂聖。正義曰堯舜禹湯也。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正曰此樂論第四段也。謂禮樂之情也。樂法天地之氣故云天地之和禮法天地之形故云天地之序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和故百物

大樂與天地同和

大樂與天地同和。鄭玄曰言法天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以効法之所本而言也。

增張雨集說云和氣行不乖故百物化序則陰靜而成

增張雨集說云和氣行不乖故百物化序則陰靜而成。物者質具有秩故群物別天作動而屬陽地制靜而屬陰陰過而肅物成復壞故亂陽過而亢物生及傷故暴。

增張雨集說云論者雅頌之餘倫者律呂之音辭足論

增張雨集說云論者雅頌之餘倫者律呂之音辭足論。而音有倫故和而無慮此樂之本情也在人則以欣愛為作樂之主立之正行之中故得序。

增張雨集說云論者雅頌之餘倫者律呂之音辭足論

增張雨集說云論者雅頌之餘倫者律呂之音辭足論。而音有倫故和而無慮此樂之本情也在人則以欣愛為作樂之主立之正行之中故得序。

增張雨集說云論者雅頌之餘倫者律呂之音辭足論

增張雨集說云論者雅頌之餘倫者律呂之音辭足論。而音有倫故和而無慮此樂之本情也在人則以欣愛為作樂之主立之正行之中故得序。

增補史記平本

增補史記平本。卷之二十四。樂書。七。

而無此禮之本質也。在人則以恭敬為行禮之制。此聖賢之所獨知也。若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鬼神則衆人所共知也。
增張雨集說云武無不知韶樂之善美。故云非備薦熟不如腥血之禮意。故云非達樂極則悲生。禮粗則偏而不舉。聖人道全德備。奚有於是。故曰其唯大聖乎。
增張雨集說云物各賦物而不可強。同此造化自然之禮。細細化醇而不容獨異。此造化自然之樂。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於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義近於禮。致和謂厚其氣。
禮也。鄭玄曰：達猶具也。至敬不變味而貴氣臭。○正義曰：解禮不具也。謂腥。五帝殊時，粗玄尊表誠象古而已。不在芬苾熟味。是乃堯世為之非達禮也。
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鄭玄曰：言其有損益。○正義曰：庚蔚之云樂與質文。崔靈恩云：五帝淳澆不同，故不得相沿為樂。三王文質之不等，故不得相襲為禮。
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害在倦略。
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
制禮別異尊卑，是衆大而行。故云禮制行矣。禮以節制為義。故云禮制。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鄭玄曰：禮為異。○正義曰：天高於上，地卑於下，萬物布散殊別於其中，而大聖大聖作樂，合同人心，是以象天地而起。故云樂興也。
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鄭玄曰：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正義曰：近其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
鄭玄曰：敦和樂貴同。○正義曰：此釋仁近樂之義。言樂之為體敦厚，和同因循。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正義曰：此釋義近禮之義。言樂之神氣而從順於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正義曰：此釋禮之為體卑卑，殊別各有其宜。因居先賢鬼氣而從順於地。分別禮分。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玄曰：各得其事也。王肅曰：各得其位也。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正義曰：此禮樂章第二段也。明禮樂法天地事。高卑已陳，貴賤位矣。

之同別宜謂辨其物之異。靈神以循其氣之伸屈。息以飲其氣之屈伸。息而從天。屈陰而從地。故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既明且備。裁成輔相。罔不得其職矣。官猶生也。
按劉氏云：方以類聚。言中國蠻貊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類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群而分。則以各正性命之不同也。
按應氏云：禮者天地之別。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
按應氏曰：樂者天地之和。此即所謂流而不息。
天地之和也。正義曰：結樂之和也。如此有聖人作樂法天地和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則亂。登也。登成也。若人君行禮男女無別。則天地應而錯亂成之也。此天地之情也。
增補史記平林
卷之二十四
樂書
鳳文館藏

合同而化而樂也。正義曰：結隨禮得失而應之，是天地之情也。然樂是氣化，故云：客物體是形教，故言亂人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

乎地。鄭玄曰：極至也。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正義曰：言陰陽和四時順以應禮樂禮樂與鬼神並助天地而成化也。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鄭玄曰：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樂著太

始而禮居成物。王肅曰：著明也。明太始謂法天也。成物謂地也。居亦謂法也。○索隱曰：樂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屆無深不入。故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著不息天道明矣。養萬物不動者地之德也。故易坤卦云：安貞之吉，是也。○正義曰：此美禮樂配天地也。著一

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著天之功也。故易乾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著不動者地也。故易坤卦云：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正義曰：此美禮樂配天地也。著一

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呼百物為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樂動禮靜。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曰：南風，長養之

風也。言父母之長養已也。其餘未聞也。王肅曰：南風有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索隱曰：此詩之辭出尸子及家語。○正義曰：此第四章名樂施明禮樂前備

後施布天下也。中有三段：一明施樂以賜諸侯也。一明施樂須節既賜之所以宜節也。一明禮樂所施各有本意。本德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非謂舜始造也。改用五絃琴，特歌南風詩。始自舜也。五絃者，無文武二弦，唯宮商角徵羽之五絃也。南風是孝子之詩也。南風養萬物而

孝子之歌也。得父母生長知萬物得南風也。舜有孝行，故以五絃之琴歌南風詩，以效理天下

之孝也。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鄭玄曰：夔欲舜與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正義曰：陳其台賞也。若諸侯孝

天子賞樂也。天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遠。正義曰：行級音胡郎反。級音子衛反。本或作綴音同。此明雖得樂陽而隨功德優劣也。舞位行列也。綴謂

綴列也。若諸侯治民勞苦，由君德薄，王賞之以樂，則舞人少，不滿將去，綴疏遠也。其治民

佚者其舞級短。主肅曰：遠以象民行之勞，近以象民行之逸。○正義曰：佚字音逸。言若此為虞夏禮也。虞猶淳故可隨功賜樂。殷周漸澆易生怨，怨不宜猶有優劣，是以同制諸侯六佾，故與周禮不同也。故觀其舞而知其德。正

曰：觀其舞，位人多少，去綴近遠。聞其謚而知其行。鄭玄曰：謚者行之迹。○正義曰：行謚則知生行，此一。秦章章之也。鄭玄曰：堯樂名，言堯德章明。○正義曰：既生時舞則知句比擬其舞也。德大明上，章是堯德之明，下章是後明於堯德。白虎通云：大章大明，天地之道。咸池備也。鄭玄曰：舜樂名，言

大章堯樂也。章明也。民樂堯德大明，故名樂曰大章。後人聞大章，則知堯生時。咸池備也。鄭玄曰：舜樂名，言

德之無不施也。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韶繼也。鄭玄曰：舜樂名，言

能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盡也。鄭玄曰：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天地

之道，寒暑不時則疾。正義曰：此則樂施章第二段，明施樂須節也。既必節，故引譬

風雨不節則饑。正義曰：風雨不節，則民必多疾疫之災也。教者，民之寒暑也。

按陳浩云：寒暑者一歲之分劑。增補史記年表卷二十四 樂書 九

不可相離，故禮樂不容，或分或合，聖人言禮樂必合而言之。○張雨集說云：勤治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治則德殺而舞列近而短。正義之說非。

按舞字下無行字疑脫文。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鳳文館藏

風雨者一旦之鄭文曰教 事者民之風雨

氣侯故重而車 也事不節則無功 正義曰風雨不節則民饑

教而以風雨喻 也 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

禮樂事皆有教 治也 王肅曰作樂所 善則行象德矣

是法天地之道 治治善則臣下之 夫素豕為酒

以為治也 行皆象君之德也 豕曰豕為作也 非以為禍也

言前王素豕及作酒之事本以為禮祀神祇 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

武安所陷可謂以 節限卒至沉酣鬪爭殺傷而刑獄益生煩多則是酒之流害生其禍也 是故先王因

酒生禍者 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 鄭玄曰一獻士飲酒 之禮百拜以喻多也 終日飲酒而不得

令則亂酒多約則 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正義曰此

相賊故始於都者 樂者所以象德也 正義曰此樂施章第三段明禮樂之所施

者常大於悲其作 以特合歡適也 禮者所以閉淫也 正義曰此言禮意也言禮之

始簡者其終本必 有和愛之德 大事必有禮以哀之 鄭玄曰大事謂死喪也 正義曰民有喪則先王制哀麻

以相饗畢禮施詞 禮者所以閉淫也 所施於人犬止邪淫過失也 是故先王有

以接之欲以合歡 福必有禮以樂之 王義曰樂音洛大福祭祀者慶也民慶必歌舞飲 哀樂之分

爭盈爵之聞反生 皆以禮終 用禮節各終其分故云皆以禮終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鬪鬪而相傷三族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結怨反其所憎此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酒之敗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余有丁曰接皆以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禮終以下記接以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鄭文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有往來 正義曰施武政反此第六段樂家法章第五段不以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樂也者聖人之所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二十四 樂書

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 正義曰貫猶通也言人情莫過於同異

而禮樂能統同辨異故其說理能通入

也賢聽以青黑為 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

大輅九流亦上公 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

受於天子總謂之 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

有金象草木之異 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

增張雨集說云車 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

樂師學政大昏 曰作樂器大小稱十二律 比終始之序 鄭玄曰始於宮 以象事行 鄭玄曰宮為君 索隱曰類今禮作律 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 正義曰此結本入文情以下緣 童舞象是也廣節 奏以增所習習文 而見親睦情也 故曰樂觀其深矣 證觀感人之深矣 土敝則草木不長 樂功使聞者皆知 水煩則魚鼈不大 前以天則為譬此以地為譬也故猶勞熱煩猶數攪動也土過勞 熱水過撓動則草 木魚鼈不長大也 氣衰則生物不育 正義曰此以天譬也氣者天時氣 也氣若衰微則生物不復成遂也 世亂則 禮廢而樂淫 正義曰此合譬也世謂時世亂其禮不備樂不節故流淫過度水 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 正義曰樂音洛此證樂淫之事也淫樂則聲哀而無莊 若開離樂而不淫哀而不 慢易以犯節 正義曰易以或反言無莊慢易也無 傷則是有莊敬而安者也 廣則容安 正義曰言淫感禮樂聲無節也 以忘本 正義曰酒音河靡靡無窮失於終 節奏故云犯節也即是哀而不莊也 流洩 狹則思欲 王肅曰其音廣大則容安為其狹者則使人思利欲也 感滌蕩之 也 正義曰君子用樂調和是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正義曰此第六章名象 法也本第八次也明 人君作樂則天地必法象應之中有五段一明淫樂正樂俱能成象二明君子所從正樂皆有 本非可假偽四證第三段有本不偽之由五明禮樂之用前有證故明其用別也今此明淫正

為奸究小則使人 思為貪慾感傷天 地條暢之氣滅敗 人心和平之德故 君子賤之 按應氏云聲感 于微而氣之所 應甚速氣應于 微而象之所成 甚著成象則有 形而可見也 增張雨集說云聲 感氣應有明必和 回乖違邪僻也回 邪曲直各歸其善 惡之分限而萬物 之情理各以善惡 之類自相感動也 按陳灝云比類 分次善惡之類 也不留不接不 設皆反情比類 之事 增張雨集說云君 子復其情則志無 為化故用歌之音聲內發已之德用琴瑟之響外 不和不入惡類則 發已之行歌者在 上此是堂上之樂 故前明之也 樂書 十三 鳳文館藏

行無不成惟和志
成行自無非僻之
干由是百體從令
而義之與比

管 正義曰又用干戚羽旄蕭管從而播之絲
竹在下此是堂下之樂故後明之也 **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
萬物之理 孫炎曰奮發也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
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王肅曰清明廣大終始周旋皆樂之節奏容儀發動也
○正義曰歷解樂所以能通天地言歌聲清明是象天
氣也廣大謂鐘鼓有形象是象地也謂奏歌周而復始如四
時循環也若樂六變九變是也謂舞人迴旋如風雨從天而下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

按應氏云不亂
不致以至有常
言其常而不紊
也相成相生以
至迭相為經言
其變而不窮也
順其常則能極
其變矣

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 鄭玄曰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
○正義曰律呂相成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王肅
曰歲月終而更始也賀瑒云五
行宮商迭相為終始也 **倡和清濁代相為經** 鄭玄曰清謂雅實至應鐘也濁
謂黃鐘至仲呂也 ○正義曰謂上正
相為常也即還相為宮也 **故樂行而倫清** 鄭玄曰倫謂人道也 ○正義曰謂上正
樂之行也謂下事張本也即樂行之事
也 **血氣和平** 正義曰口鼻心之百體
皆由從正故血氣和平
○正義曰謂上正
樂之行也謂下事張本也即樂行之事
也 **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正義曰既皆由從正以行其義故風移俗革天下陰陽皆安寧
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稱也文王之國自有文王之風樂
約之邦亦有樂約之風樂約之後文王之風被於封民
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故曰樂者樂也** 正義曰引舊語
也前事邪正之樂雖異立
是其人所樂故名曰樂也
○正義曰小人樂約
小人樂得其欲 正義曰小人樂約
小人樂得其欲 正義曰小人樂約
小人樂得其欲 正義曰小人樂約

增張雨集說云君
子之樂道猶小人
之樂欲也君子坦
蕩無故不亂小人
制樂亦仁義也

不亂 正義曰若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樂用仁義
以制小人之欲則天下安樂而不亂為亂也 **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
玄曰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 ○正義曰若小人在上君子在下
則小人肆縱其慾恣正道而天下從化皆為亂惑不得安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
其志 正義曰若以道制欲則君子以欲忘道則為小人故君子之
人本情脩性以和其志不使逐欲忘道反情以至其行也 **廣樂以成其教**
正義曰內本情和志而外又廣於樂以成
其教然後發以聲音以著萬物之理也 **樂行而民鄉方** 正義曰君上內和志行樂
道即仁義制欲者故樂行
而倫清以至天下安寧也 **可以觀德矣** 鄭玄曰方猶道也 ○正義曰結樂
之端也 正義曰此樂象章第三段明邪正有本皆可為也德
得理也性之端本也言人稟生皆以得理為本也 **樂者德之華也** 正
曰得理於內樂為
外故云德華也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正義曰歷解節所須也樂為德華
若其之能用故須金石之器也 **詩言**
其志也 正義曰前金石為器須用詩述申其
志志在心不述不暢故用詩述之也 **歌詠其聲也** 正義曰若直述其志則
無醜藉之美故又長言
歌詠使聲音之美
可得而聞之也 **舞動其容也** 正義曰若直詠歌未暢故又舉
舞動其容也 正義曰若直述其志則
無醜藉之美故又長言
歌詠使聲音之美
可得而聞之也 **後樂氣從之** 正義曰三者志聲容也樂氣詩歌舞也君子前有三德為
本乎心後乃詩歌舞可觀故云然後樂氣從之也 **是故情深**
而文明 正義曰德為性本故曰情
深也樂為德華故云文明 **氣盛而化神** 正義曰歌舞蹈樂氣定之故云氣
盛天下咸寧故曰化神也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 鄭玄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
○正義曰內外符合而無
有虛假不可以為偽也 **樂者心之動也** 正義曰此樂象章第四段也明證前第三
段樂本之事緣有前境可樂而心動應之

長戚戚故不樂

增張雨集說云君
子和志成教則樂
行而民趣於道故
可以觀德

按劉氏云三者
謂志聲容也志
則端之初發者
聲容則華之既
見者情之感于
中者深則文之
著于外者明如
天地之氣盛則
化之及物者神
也

增補史記平林 卷二十四 樂音 十四 鳳文館藏

按陳顯云德以
輝言乃英華發
外之驗理發諸
外是動容周旋
中禮也

按馬氏云樂由
中出為人心之
所喜故其體主
盈禮自外作疑
有以強世故其
體主減禮主減
故勉而作之而
以進為文樂主
盈故反而抑之
而以反為文禮
有報者資于樂
也樂有反者資
于禮也
按劉氏云報者

矣。鄭玄曰易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

民不生易慢焉。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

不承順。鄭玄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進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

天下無難矣。正義曰錯七故反引舊證民莫不承聽莫不承順也。聖王有能詳樂也

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正義曰此樂化章第二段也。明禮樂不

禮謙而進以進為文。鄭玄曰進者謂自勉強也。文猶美也。善樂主其盈

為文。鄭玄曰反謂自抑止也。王禮謙而不進則鎖樂盈而不反則放

故禮有報。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而樂有反

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正義曰此樂化章第三段

樂於歌舞故聖人制樂以和樂之故云樂者樂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

也。鄭玄曰人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鄭玄曰不故人不能

無樂樂不能無形。鄭玄曰形聲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

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

綸而不息。鄭玄曰文篇辭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

樂之方也。鄭玄曰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

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

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節

節節奏合以成文。鄭玄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所以合和父

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

意得廣焉。正義曰前二先王制之聲音形於動靜故此證其事也。此執其干戚習

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鄭玄曰綴表也要其節奏

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鄭玄曰

相濟之義也禮
樂相須並用而
一歸于中故曰
其義一也
增張雨集說云樂
者樂其道論者論
其理道以制用而
有節故雖樂而不
流理以明義而無
窮故可論而不息
將使其樂或死轉
而曲或徑出而直
或豐而繁或殺而
瘠或後而而廉或
圓活而肉或止而
節或作而奏皆足
以感發人之善心
而不至於放肆是
先王立樂之方也
又云一者心也心
一則所應者不一
守一以凝定其和
雜比以顯飾其節
及其成文以合和
其至親至嚴而附
親其至疎至衆蓋

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

按劉氏云此一

條言樂以和禮

按陳灝云莊正

齊紀皆言禮之

節樂

增張雨集說云皆

得其言各從其

類喜非私喜怒非

私怒也

記無而字

註古禮當作古

樂

按方氏云鼓聲

為陽故謂之文

鏡聲為陰故謂

之武

按陳灝云訊亦

治也

增張雨集說云論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正義曰此樂化章第四段也明

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

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正義曰此章第八

故晉大夫畢萬之後見

吾端冕而聽古樂鄭玄曰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正

正幅袂二尺二寸故稱端也著玄冕衣與玄端同色故

曰端冕聽古樂也此當是廟中聽樂之冕祭服也

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

夫古樂進旅而退旅鄭玄曰旅猶俱也但進退言其齊一也○正義曰子夏之答

疾欲使更問也此是答

和正以廣鄭玄曰無

弦匏笙簧合守拊鼓鄭玄曰合

皆待擊鼓乃作也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棘也○正義曰拊音敷武反拊一名相亦奏古笙樂

也弦琴也匏瓠屬也四十六簧笙十九至二十三簧也管施於匏笙之管端者也合會也守待也

拊者皮為之以棘實如革囊也用手撫之鼓也言奏鼓笙簧之時若欲令堂上作樂則撫拊

堂上樂工聞撫拊乃弦歌也若欲令堂下作樂則擊鼓堂下樂工聞鼓乃吹管拊樂也言鼓匏

笙簧皆待拊為節

始奏以文止亂以武鄭玄曰文謂

治亂以相訊疾以

雅孫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趨之以雅鄭玄曰

相即拊也亦以節樂雅亦樂器名狀如漆甬中有椎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

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鄭

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正義曰此第二述

雅樂也俯曲也新樂行列不齊進退曲也

及優侏儒王肅曰俳

優短人也

獼猴子女不知父子鄭玄曰獼猴也言舞者

如獼猴戲亂男女尊卑也

樂

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正義曰此結新

樂也

今君之所

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正義曰此第三段誘引文侯更問前故說此句言文侯所

問乃是樂而好鐘鎗之音非律呂克諧之正樂也

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鄭玄曰鐘鎗之類皆為

文侯曰敢問如何鄭

曰欲知音

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正義曰當丁浪反此答古

樂之由也天地從四時當

聖人在

上故也

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祲祥此之謂大當鄭玄曰

失其所

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定天下大定然後止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

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

邦克順克俾鄭玄曰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鄭玄曰施延也言文王

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

音之說

增張雨集說云大

當大化之均調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鄭玄曰言無文王後世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鄭玄曰濫淫猶奢聲也○正義曰子夏歷述四國之所以答文侯也宋音燕女溺志王肅曰燕歡悅衛音趣數煩志孫炎曰趣數音促速而數變化也鄭玄曰煩勞也齊

音驚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鄭玄曰言四國和何事不行鄭玄曰古者樂故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

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鄭玄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之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也然後聖人作為靴鼓控楬壞篋鄭玄曰控楬謂

也鄭玄曰六者為本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醴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鄭玄曰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鐘聲鏗鏗

以立號肅曰鐘聲高故以之立號也號以立橫鄭玄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橫以立武

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以立別鄭玄曰謂分明於節義別以

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以立廉鄭玄曰廉

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王肅曰濫

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

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鼗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鄭玄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

病不得其眾也鄭玄曰病猶憂也以不得眾心為憂慮其難○正義曰車賈答也亦有

答曰恐不逮事也鄭玄曰逮及也事戎事也○正義曰此答亦是也言象士

踏厲之已蚤何也王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正義曰第二問也

增張雨集說云詩周頌有警之篇見神不聽溺音也○又云德音溺音易以感人人君好惡不可不謹詩大雅板之篇○又云六者聲皆首素故云德音然後用鐘磬竽瑟華美之音以和之干戚旄舞所執旄牛尾翟雉尾也此言宗廟之樂

今嚴氣壯立武之道故聽之而思武臣若有辨別之意死生之際非剛明不決封疆之臣以死為守者故君子聞聲而思之人心放逸之時忽聞哀聲必惻然收斂是故思志義之士竹聲汎濫則廣則人思動作也

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以立別鄭玄曰謂分明於節義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以立廉鄭玄曰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王肅曰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鼗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鄭玄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病不得其眾也鄭玄曰病猶憂也以不得眾心為憂慮其難○正義曰車賈答也亦有答曰恐不逮事也鄭玄曰逮及也事戎事也○正義曰此答亦是也言象士踏厲之已蚤何也王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正義曰第二問也

至不伐事故有此舞

意發初揚袂又踟躕足踟躕地物
然作色何忽如此何也
意言發揚蹈厲象武王一人意欲及時
之事故早為此也鄭亦隨實意注之也
軒第四問也坐跪也致至也軒
起也問舞人何忽有時而跪也
也
聲淫及商何也
○正義曰第五問也
非會商也○正義
曰此答又非也
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正義曰孔子評其答武音不食但
不知其實辨理空言其非反問也

答曰有司失其傳也
○正義曰有司典樂者傳猶說也○正義曰傳直緣反買
如非
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正義曰荒老耆也言典樂者失其說時人妄說
王末年志荒耆之時
子曰唯丘之聞諸耆老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正義曰耆老耆也言典樂者失其說時人妄說

免席而請曰
○正義曰免猶避也前所答四事五不被叩問
夫武之備戒之已
久則既聞命矣
○正義曰久則既聞命矣
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正義曰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語汝
○正義曰居猶安坐也
夫樂者象成者也
○正義曰象成者成也
總干而山
立
○正義曰總干持干楯也
武王之事也
○正義曰此下明應象成之事也密所以遲也象武
王伐紂持楯立以待諸侯至故云武王之事也

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
○正義曰志在奮揚也○正義曰答遲久已竟而卒買前答
太公相武王伐紂志願武王之
速得自奮其威勇以助也
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正義曰武亂武之治也皆
坐以象安民無事也○正

且夫武始而北出
○正義曰始而北出者謂奏樂象武王觀兵孟津之時也王
既竟而遲久之意未周故更廣其象成之事非答
鄭之事耳非武
再成而滅商
○正義曰再成而滅商

四成而南國是疆
○正義曰四成而南國是疆
王肅曰有南國以
為疆界○正義曰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正義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鄭玄曰六秦象
兵還振旅也復

夾振之而四伐盛振威於中國也
○正義曰夾振之而四伐盛振威於中國也
王肅曰振威也四伐
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正義曰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玄曰象武王
伐紂待諸侯也

增補史記評本 卷之二十四 樂書 十九
張雨集說云此
又言武舞之位次
各有象也成者曲
之一終南謂克商
而南還也南國是
疆謂克商之後疆
理南方之國也綴
舞之南頭初位也
樂至六成而復初
位象武功成而歸
鎬尊武王為天子
也二人夾舞者而
振鐸以戈矛四次
擊刺象武王兵威
之盛也分部分也
舞者各有部分振
鐸者夾之而進此
於武王之事為早
成也久立行位象
武王待諸侯之集

之語乎。鄭玄曰欲語以作武樂之意。○正義曰今衛州所理汲縣即牧野之地也。更欲語年賈武樂之久之意。其語即下所陳是也。武王克殷

反商。鄭玄曰反當為及。謂至紂都也。未及下車。正義曰車戎車也。軍法一車三人乘之。步卒七十而

封黃帝之後於蓟。封帝堯之後於祝。正義曰地理志云平原即祝阿。封帝舜之後於陳。正義曰陳州宛丘縣。故陳城是也。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正義曰

封國。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鄭玄曰積土為封。比干墓在宋。其庶民弛政庶士

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徐廣曰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庶民弛政庶士

倍祿。鄭玄曰弛政去紂時苛。濟河而西。正義曰濟水也。河黃河也。武王伐紂事畢從懷

馬散華山之陽。鄭玄曰散猶放也。而弗復乘生散桃林之野。徐廣曰在弘農

而不復服。正義曰示無復用服亦乘也。桃林在華山之旁。此二處並是牛馬放生地。初伐

車甲弢。徐廣曰音韜。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

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纛。王肅曰所以能纛

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

肅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王肅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王肅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

肅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王肅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王肅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

按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賈革之射息也。鄭玄曰賈革射禘冕播笏。禘冕衣袞而冠冕也。而虎

知所以臣耕藉。鄭玄曰耕藉藉田也。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

也。食二老五更於大學。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周名大學曰東膠。天子袒而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鄭玄曰冕而總干親在舞位。所以教諸侯之

餘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鄭

也。鄭玄曰氣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鄭玄曰樂人稱工也。何足以

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鄭玄曰執猶處也。寬而靜柔而正者

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

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

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德歌所宜。動已而天

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鄭玄曰育生也。故商者五帝之

禮也。故商者五帝之禮也。故商者五帝之禮也。故商者五帝之禮也。

增張雨集說云冕而總干首戴冕而手執盾也。孔子語魯卒貢止此。

○又云各有其言。取詩之興越以理。其情性使合於宜。也有此德宜歌此。詩是正直已身而敷陳其德也。動已往天之流行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

按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父也。

增張雨集說云行商容即書所謂式商容閭也。

按陳灝云建纛為建鎧也。纛鎧兵器之具。此句當在虎皮下。茅坤曰論樂直至此然後知文之宕也已。

於詩故有四者之應

○又云保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
論張雨集說云如抗如隊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其下者如隊墮也草木枯木也倨微曲句甚曲也端正也
楊循吉曰禮記原筆于漢儒此篇雖顛倒經文亦自有條理如列三問樂于後而文之升降反整于經似子長次之非皆少孫意也予不敢從解經例而依正文耳然必欲逐舊則正義為固矣
楊慎曰此以下正

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鄭玄曰以其直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鄭玄曰以其溫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臬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鄭玄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而有此事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鄭玄曰長言引其聲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嗷歎之嗷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鄭玄曰手舞足蹈
子貢問樂正義曰結此章事是子貢問之其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為樂記通天地貫人情壽政事故細解之以前劉向別錄篇次與鄭目錄同而今亂也今逐舊次第隨段記之使後略知也以後文出諸意耳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者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大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比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

義曰出稽意今按衛靈公濮水聞琴聲師涓師曠之事一段見韓子當是褚先生取韓子補綴之

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正義曰時衛都楚丘楚故城在宋州楚丘縣北三十里衛之楚丘邑也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正義曰括地志云在曹州離狐縣界即師延投處也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立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正義曰一本慶祁之宮杜預云鹿祁地名也在絳州西四十里臨汾水也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匹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

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鍾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索隱述贊曰：樂之所興在乎防欲，陶心暢志，舞手蹈足，舜曰：蕭韶融稱屬積審音，知政觀風，變俗端如貫珠，清同叩玉，洋洋盈耳，咸英餘曲。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四終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五

律書第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楊慎曰漢書音義云律書缺有錄無書索隱云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皆疑其為褚所補今按太史公自序律書云非兵不彊又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蓋言兵也律書即兵書非亡而不補也其律書略述律而言兵語焉不詳誠如小司馬所云也其云分曆述以次之者蓋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皆關律法也然曆之月氣實應乎律非分曆述以次之也兵之與律相因者然非特以律聽兵聲而已也先儒謂太史公論文帝寢兵息民天下和樂為得論律本意余以為此書雖頗殘缺而補綴之非全失而全出諸小孫手也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臬於六律

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律也按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黃呂旅助陽氣也案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呂亦稱間故有六律六間之說元間太呂為呂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應鐘是也名曰律者釋名曰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律曆志云呂旅助陽氣也案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為之呂亦稱間故有六律六間之說元間太呂

萬事根本焉

索隱曰律曆志云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圖矩方權重衡平準其於兵械尤所重

故云望敵知吉凶

正義曰凡兩軍相敵上皆有雲氣及日暈天官書云暈等

李廷機曰六律於兵械尤重便見用兵者必銷兵節為至樂矣
董份曰太史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之二十五

律書

鳳文館藏

言僂兵于漢文帝... 制律之時而達制... 律之意矣... 按考要云音尚... 官即周禮大師... 執同律以聽軍... 聲之說蓋宮屬... 中央土主生長... 又載四行故吹... 律合宮音故軍... 士和也商屬西... 方金主斷故兵... 士強也角屬東... 方木主曲直故... 軍士擾也徵屬... 南方火主燥怒... 故將意數怒也... 羽屬北方水主... 柔弱主幽闇故... 兵弱少威明也... 趙恒曰律於天... 下事無不該故為... 萬事根本而於兵... 械尤所重所以略... 効勝負以徵若聲... 言武王伐紂吹律聽聲云云兵與律應可知易所以言師出以律也師出以律則為黃帝為顯

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其吉凶左傳云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即其類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分正義曰人君暴虐酷急即常寒應寒生北方乃殺氣也武王伐紂吹律從春至冬殺氣相允律亦應之故洪範咎徵云急常寒若是也而音尚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正義曰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顯項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顯項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正義曰南巢縣是也淮南子云湯伐桀放之曆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按巢即山名古巢伯之國云南巢著在中國之南也透興透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正義曰狐偃也咎季也又云晉臣也而齊用王子索隱曰徐廣云王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

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索隱曰大較大法也淳于髡曰申不較則不勝其任是也較音角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犬至窘辱失守索隱曰徐廣云如宋襄公是也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索隱曰謂常擁兵於郊野之外也○正義曰謂三十萬備北關五十萬守五嶺也云連兵於邊陲即是宿軍無用之地也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正義曰結朝卦反顧野王云維者所礙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間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正義曰潮仙二音高驪平壤城本漢樂郡郡王險城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驍觀望

項為成湯師不以律則為夏桀為殷紂矣以此觀之兵不可廢而不可驟不廢不驟歸於偃兵偃兵所以息民息民而天下和樂太平之盛也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是以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所謂心之和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後天地之和應而後樂可作者此也漢之高祖厭苦軍事蕭張為之謀故偃武一休息孝文聞將軍陳武之議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以此且無議軍是以百姓無內外之繇云云天下和樂然禮樂之事謙讓未成至武帝則窮兵黷武海內虛耗

增補史記平水卷之二十五律書

鳳文館藏

何足與於帝王制
作之盛哉論中雖
不言而意可知其
略述律而言兵以
偃兵息民天下和
樂為制律之本正
所謂吹而聲和候
而氣應之道也可
見後世之屑屑於
黍生尺量求音者
淺矣此論非子長
不能到以謂疎略
與亡逸者均妄也

李廷機曰已上
以尊寵顯榮與窮
辱失守侵犯削辱
相反便見武可用
而不可窮巧而順
則為王霸拙而逆
則為桀紂與秦自
夏桀至息也言窮
兵之貴見其用之
拙而行之逆自高
祖至末言偃兵之
效而以和樂結之

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
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正義曰朕音而禁反念不到此會呂
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謀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
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
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
民父子荷兵日久正義曰荷音何我反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
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陸為功多矣且無議軍
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
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索隱曰謂秦亂楚漢交兵之時如遺陸湯火即書云民墜塗炭也人
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
嘗至市井游教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索隱曰論語云

意深遠矣

補方也曰律之用
樂音兵戒尤重而
理復相通此詔不
入本紀而載律書
正與樂書懲艾家
難戰戰恐懼善守
善終相發

柯維騏曰此律書
也何以兼言兵按
周官執同律以聽
軍聲詔吉凶兵之
資乎律尚矣史遷
雖兼言兵而所重
在律宋儒陳永嘉
謂其知制律之意
蓋指其言兵也蔡
西山謂自太史公
之後即無識其意
朱子亦謂太史之
法可推蓋指其言
律也其非兵書與
褚先生所補明矣

李廷機曰以不
用兵為至樂應前
增補已巳平水
律書

善人為邦百年亦
可以勝殘去殺也書曰七正二十八舍索隱曰七正日月五星七者可以正天時又孔安國曰七正日月五星各異政二十

八舍即二十八宿之所舍也舍止也宿次也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
言日月五星運行或舍於二十八次之分也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
之氣以應八方之風天所以成熟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
也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索隱曰辟音闕
而東之至於營室索隱曰定星也定中而可作室故曰營室也○正義曰天官書云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閭道是有官室象此言主營胎陽氣而產之
營室者主營胎徐廣曰一作含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索隱曰危音鬼
也言陽氣之危危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正義曰應乙證反白虎通云應者應也言萬物應陽
而動下藏也漢初依秦以十月為歲首故起應鐘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
亥亥者該也索隱曰律曆志云該關於亥○正義曰孟康云該者該也言萬物作種也言陽氣藏於下故
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
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正義曰宛音纏
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索隱曰須女名也言
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

律書

六律於兵械尤所重二句畫出太平氣象
 茅坤曰叙曆之應律用說文法
 柯維騏曰太史公既論文帝時天下和樂禮樂可興故繼以律呂之說云書曰者乃太史公自言其律之書猶下文云術曰之類尚書並無二十八舍之文或謂引尚書非也太史公所論其即周禮同律以含陰陽之聲者也
 王維楨曰論六律十母文法變換亦自殊絕
 唐順之曰論十二律處甚佳而篇末多難詳當與通律呂者講而求之
 按漢以十月為

也律中黃鐘正義曰白虎通云黃中和之氣言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正義曰徐廣云此中關不說大呂及丑也按此下關文或一本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也泰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為寅索隱曰寅也簇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之寅言萬物始生蠙然也索隱曰蠙音引又音慎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徐廣曰一作莖南至於房

元年故太史公首十月
 按揚慎云十干為母十二支為子十干屬天支屬地十干為歲陽支為歲陰
 按須女天官書又云賤女之稱
 註一本說出本文似可刪

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眾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正義曰白虎通云夾字甲也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符音字○索隱曰乙者言萬物生軫軫也南至于氏正義曰氏音丁禮反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正義曰姑音沽洗音先典反白虎通云沽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娠也娠音之○索隱反○索隱曰娠音振或作娠同音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正義曰中音仲白虎通云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故復中言之也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己己者言陽氣之己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

西至于注。索隱曰注音丁救反注味也天官書云柳為鳥味則注柳星也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

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正義曰蕤音仁注反白虎通云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蕤賓

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

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

索隱曰律曆志云得布於午也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

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徐廣曰吳一作柔

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

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正義曰沈一作洗六月也。律中林鐘

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索隱曰律曆志昧變於未其意殊北至於罰。罰者

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正義曰參音林反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

參。七月也。律中夷則。正義曰白虎通云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夷則言陰

賊。徐廣曰一作則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

按楊慎云吳音孤弧落彫落也注作柔非萬物之生也柔弱死也剛強既云孤落且就死焉得柔乎

徐廣曰賊作則索隱曰律曆志申堅於申也故曰申。北至于濁。索隱曰按爾雅濁者觸也言萬

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索隱曰留即卯也毛傳亦以留為卯留者言陽氣之稽

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正義曰白虎通云南任也言陽氣尚任包大生薺夢也南呂者言

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索隱曰律曆志留孰

於酉故曰酉。閭闔風居西方。閭者藏也。言陽氣道萬

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

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

也。北至于畢。畢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徐廣曰一作畫索隱曰天官書奎為溝瀆

為聚眾胃為天倉今此說異及六律十母又與漢書不同各是異家之說也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

月也。律中無射。正義曰音亦白虎通云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此說六呂十干十二支與漢書不同無射者

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

萬物盡滅故曰戌。索隱曰律曆志畢入於戌也

律數

按考要云管子曰處戲作九九

增補已巳平水

按楊慎云留音柳注以留為卯恐非若如其說陽氣稽卯殆不成文

之數以合天道
黃鐘九九亦天
地自然之數也
蓋黃鐘之管九
寸每寸九分故
曰九九八十一
以為官八十一
而三分之每分
二十七黃鐘三
分而去其二纜
得五十四為徵
故林鐘之管六
寸五十四而三
分之每分十八
林鐘三分而益
其二則得七十
二為商故太簇
之管八寸餘做
此

九九八十一以為官。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黃鐘長八寸七分一本七作十。宮索隱曰案上文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長八寸十分二而漢書云黃鐘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劉歆鄭玄等皆以長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索隱曰謂十一月以黃鐘為宮五行相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索隱曰亦以金生水故也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姑亦謂十字誤
屈中畫蔡元定
援此亦斷以為
誤所著律呂新
書改七為十其
說始明矣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索隱曰水生木故以為角不用雜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索隱曰陰氣起陽不用事故去也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鐘分索隱曰此算術生鐘律之法也○正義曰分音扶問反

子一分索隱曰自此以下十一辰皆以三乘之為黃鐘積實之數也 寅九分八索隱曰十二律以黃鐘為主黃鐘長九寸太簇

鐘三分去一下生林鐘數也 寅九分八長八寸圍八分寅九分八即是林鐘三分益一

上生太簇之義也○正義曰孟康云元氣始起於子未分之時天地人混合為一故子數獨

一漢書律曆志云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於寅得九

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此陰陽合德氣鐘於子化生萬物者也然丑三分二寅九分八者並是分之餘數而漢書不

說也 卯二十七分十六索隱曰此以五三乘寅寅三乘卯得二十七南呂為卯衡長五

寸三分寸之一以三約二十七得九即黃鐘之本數又以三約

十六得五縣三分之二即南呂之長故云卯二十七分十六亦是大簇三分去

一六下生南呂之義已下八辰並准此然丑三分二寅九分八者皆分之餘數也 辰八十一

分六十四。己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
 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
 十一分。四九千九百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
 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

按考要云。數始于一。成于三。子參。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歷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所謂氣鐘于子。化生萬物者也。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索隱曰。案蔡邕云。陽生陰為下。陰生陽為上。又律曆志云。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今云以下生者。謂黃鐘下生林鐘。黃鐘長九寸。倍其實者。二九十八。三其法者。以三為法。約之。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太簇。林鐘。長六寸。以四乘六。得二十四。以三約之。得八。即為大簇之長也。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上生三分益一。上生三分益一。上生三分益一。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漢書律曆志云。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行之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是謂置一而九。三之也。韋昭云。置一而九。以三乘之。是也。樂彥云。一氣生於子。至丑而三。是一三也。又自丑至酉。為九皆以三乘之。是九三也。實如法。得長一寸。索隱曰。實謂以子一乘。丑三。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實數。如法。謂以上

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索隱曰。即如上文。宮下生徵。徵上生羽。羽上生角。是也。凡得九

楊慎曰。此節文奇理正。蓋古律書文也。

無形。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二。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中。然後數形而成聲。正義曰。數謂天數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言天數既形。則能成其五聲也。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

班。類可識。而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正義曰。從有謂有謂天地。從未有謂未有謂天地。然聖人因神而存。有謂天地。以得細若氣。微若聲。正義曰。氣謂大易之氣。聲謂五聲之聲也。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

明矣。正義曰。妙謂微妙之性也。効猶見也。核。研核也。華道。神妙之道也。言人雖有微妙之性。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正義曰。言萬物受神妙之氣。不能知覺。及神去

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正義曰。言萬物受神妙之氣。不能知覺。及神去來。亦不能識。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正義曰。言聖人畏神妙之理。難其往復也。

董份曰。神者以下獨到之語。方苞曰。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

地感動萬物之實
理也生於無形者
太虛之細縷也成
於有形者播於樂
器然後聲生而神
寓也數者十二律
三分損益之數也
播於有形之樂器
然後其自然之數
二形見而成官商
角徵羽之聲也神
使氣者以天地之
神而運於人之氣
也氣就形者以識
其所以別者故能
從有以至未有而
得細於氣微於聲
者所謂神也亦有
器數之既形也未
也聲氣辨於既有
器數之後而神存
於未有氣數之先
故從有以至未有
然後可以探聲氣
之本而得其神也

識而欲常存之唯欲常
存之故其神亦存也
太史公曰故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
正義曰言平凡之人欲得精神
存者故亦莫如貴神之妙焉

正義曰言平凡之人欲得精神
存者故亦莫如貴神之妙焉

正義曰言平凡之人欲得精神
存者故亦莫如貴神之妙焉

正義曰言平凡之人欲得精神
存者故亦莫如貴神之妙焉

然聖人雖識天地
之神而苟無以存
之衆人不能用以
故制爲器數以存
之則其理雖微妙
必因器數而各效
其情矣效者呈也
情者實也筆者氣
數之形道者神理
之蘊也核其氣數
而無差忒則神理
之運亦可得而明
矣非天地之神本
見於聖人之心人
之氣就乎樂器也
皆以入氣之大小
緩急調劑而成故
曰就也既播於有
形之樂器則其理
與物類之群分而
有可別矣分其未
播於樂器初無官
商清濁之可別所
謂未形而未類也
既播於樂則鐘磬

正義曰度
音田洛反
而度也
音田洛反
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正義曰度
音田洛反
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正義曰度
音田洛反
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正義曰度
音田洛反
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然聖人雖識天地
之神而苟無以存
之衆人不能用以
故制爲器數以存
之則其理雖微妙
必因器數而各效
其情矣效者呈也
情者實也筆者氣
數之形道者神理
之蘊也核其氣數
而無差忒則神理
之運亦可得而明
矣非天地之神本
見於聖人之心人
之氣就乎樂器也
皆以入氣之大小
緩急調劑而成故
曰就也既播於有
形之樂器則其理
與物類之群分而
有可別矣分其未
播於樂器初無官
商清濁之可別所
謂未形而未類也
既播於樂則鐘磬

羽也上生姑洗角也推之十二律各爲宮亦各應以四聲長短清濁無相凌亂記
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此之謂也夫樂之難不在聲在於定律定十二律
旋宮之難不在宮在於黃鐘之宮黃鐘正則諸律各得其所八音克諧猶運之掌
矣黃者中之色所取於中者以其能貫十一律而歸於宗也鐘者種也十一月陽
氣施種於黃泉物始萌生應而導之以爲六氣元也明此二義然後黃鐘可得而
正也呂氏春秋載黃帝命伶倫取嶠谷之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爲
黃鐘之宮曰含少劉恕外紀無忌隋志亦與呂氏無異焉自太史公志律以黃鐘
爲九寸蔡季通新書因之後之言樂者遂祖于長而於諸書漫不加釋於是黃鐘
之度茫然無據而旋相爲宮之義亦將皆默而莫可識矣夫黃鐘當子之中一陽
初動於卦爲復則三寸九分者陽之始也外陽漸益故大呂四寸五分然大寒陰
氣猶壯陽雖進而尚微故止升六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春故太簇五寸四分又
夾鐘六寸三分又姑洗七寸二分又仲呂八寸一分而蕤賓則得九寸焉蕤賓當
午之中六陽既亢於卦爲姤則九寸者陽之極也歸漸損故林鐘八寸四分然大
暑陰氣未行陽雖退而尚隆故止降六分也自是而後已向於秋故夷則七寸五
分又南呂六寸六分又無射五寸七分又應鐘四寸八分至黃鐘仍得三寸九分
焉此太陽行氣之數也陽性動動者數三始於黃鐘三寸九分陽之少也極於蕤
賓爲九寸陽之老也而自九寸約之復終於三寸九分之數是所謂能貫十一律
歸乎其宗者也司馬氏不解九寸爲黃鐘之變而直以爲黃鐘之管遂生九分爲
寸黃鐘八十一分之說大呂而下以次漸減參差不齊而宮商清亂不知陽氣自
冬至後漸升而律反短則氣有餘而管不足夏至後漸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
管有餘况以應鐘接黃鐘纔間一月而相去四寸無奇則何以續氣數而和聲音
哉韋昭曰九寸者黃鐘之變悟變之旨則知黃鐘其度短也其聲清也而諸律由
是可知矣何者天清而上浮地濁而下凝人受生於天地感物觸形而聲氣出焉
清而上升者爲貴濁而下降者爲賤數少者貴數多者賤故以五音言之宮聲清
黃鐘爲正宮其數極少故爲君臣數多子君故商爲臣其聲次清民數多子臣故
角爲民其聲清濁相半事多子民故徵爲事其聲次濁物多子事故羽爲物其聲

律書

律書

律書

管絃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雖然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

極濁以十二律言之黃鐘極清大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夾鐘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鐘而極極則以漸而清復轉為黃鐘焉惟九寸之說行故議者咸以羽聲為清宮聲反濁清濁既清度數遂紊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而禮義廢矣至謂律呂之數往而不返又謂黃鐘不復為諸律所役果若是則旋宮之說奚自起哉故審音知樂者當於聲氣之元求之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五終

巖谷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六

吳興凌推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歷書第四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索隱曰按古歷者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以建寅為正唯黃帝及殷周魯並建子為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歷仍以周正建子為十一月朔且冬至改元太初歷焉今按此文至於十二月節皆出大戴禮虞史伯夷之辭也

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柳鳩先渚。徐廣曰柳音鳩音規子鳩鳥也一名鸚鵡○索隱曰柳鳩先渚謂子鳩鳥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渚而鳴也又按大戴禮作瑞雉無釋未測其音當是字體各有訛變耳鸚鵡音桂楚詞云鸚鵡鳴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解者以鸚鵡為鴉也

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索隱曰卒音子律反分孟春盡李冬則一歲之事具也冬盡之後分為來春故云冬分也

維三號卒明。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卒斯也○索隱曰三號三鳴也言夜至雞三鳴則天曉乃始為正月一日言異歲也徐廣云卒一作平又作斯於文皆便

撫十二節卒于丑。正義曰撫猶循也自平明寅至丑夜故曰幽明

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索隱曰此文出大戴禮是孔子稱周太史之詞

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

余有丁曰按渚或作澤墨字本音鼻則作澤者似有來歷

承厥意索隱曰言王者易姓而興必當推本天之元氣行運所在以定正朔以承天意故云承順厥意也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皇帝考定星歷索隱曰系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

更區占星氣冷倫造律呂太極作甲子隸首作算數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也建立五行起消息正義曰皇侃云乾者陽生為息坤者陰死為消

也正閏餘漢書音義曰以歲之餘為閏故曰閏餘○正義曰鄧平落閣云一月之日二十六日餘六日小月大月是一歲餘於是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正義曰應劭曰黃帝

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授黃帝置五官各以物類名其職掌也

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應劭曰嘉穀也民以物享正義曰劉伯莊云物事也人皆順事而享福也災禍不生

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漢書音義曰少皞時諸侯作亂者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索隱曰放音助依也禍菑荐至莫盡其氣索隱曰荐音在見反荐集也字或作薦古字假借用爾顛頊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陰官也火

數二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索隱曰按左傳重為均普亦正黎為祝融火正此言南者劉氏以為南字誤非也蓋重黎二人元是水火之官兼司天地職而天是陽南是陽位故

本亦是陽所以本正為南正也而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為此故也臣瓚以為古文火字似北未為深得也

使復舊常

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正義曰孔安國云三苗縉雲氏之後諸侯也按服從也言九黎之君在少皞之世作

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乘次孟陬

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漢書音義曰次十二次也史推歷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正月為孟陬閏餘乘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

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指巳是謂失序○索隱曰按正月為

陬陬首節又作侯反楚詞云攝提貞乎孟陬言歷數乖誤乃使孟陬殄滅不得其正也天官書

云攝提三星若鼎足句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為攝提格格至也言攝隨月建至故云格也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

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

無夭疫年者禪舜申戒文祖文德之祖廟云徐廣曰戒一作教○正義曰言於文祖之廟以申戒舜也天之曆數

在爾躬何晏曰曆數謂列次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由是觀之王者

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

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

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鄭玄曰禮人君

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故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

同類之人明歷者也彗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淳如彗云疇昔知星人也

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淳如彗云疇昔知星人也

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淳如彗云疇昔知星人也

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淳如彗云疇昔知星人也

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淳如彗云疇昔知星人也

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淳如彗云疇昔知星人也

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淳如彗云疇昔知星人也

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淳如彗云疇昔知星人也

或在夷狄是以其機祥廢而不統淳如彗云疇昔知星人也

柯維騏曰太史公此文前後百餘言皆採國語而稍刪省其云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乘次

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此則太史公所增者也漢書劉向傳昔孔子對哀公並言夏

桀商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太史公蓋述孔子之言耳

柯維騏曰堯舜禹以天之曆數相告戒朱子謂帝王相繼之次序猶歲時氣節之先後史遷班固直以此為造曆之事非也

增補史記

增補史記

曰呂氏春秋荆人鬼而越人禮今之巫祝禱祠淫祀之比也晉灼曰禮音珠幾之幾

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韋昭曰謂正歷必先稱端始也舉正於中

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韋昭曰謂正歷必先稱端始也履端於始

並爭在於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違念斯哉是時獨有鄒

衍明於五德之傳正義曰傳音竹總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

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違也而亦頗推

五勝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

而正以十月正義曰正音征以秦始皇名諱之故改也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

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

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

未違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

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

按正以十月乃以建亥之月為正月程伊川云事之謬秦以建亥之月為正月是已

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

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

分其天部漢書音義曰謂分部二而巴落下閔運算轉歷徐廣曰陳術云徵

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

度之未定也廣延宜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徐廣曰詹一作售也察度驗定清濁

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至定清濁

曰合作也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清濁律曆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

曰合而不死名宿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索隱曰臣瓚解為得案漢書作

極盈縮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徐廣曰蓋以為應

分索隱曰細音宙又如字細績者女工細緝之率應水德之勝徐廣曰蓋以為應

按考要云落下或云姓或云地名所造曆即太初曆也漢志載其法一亦于律然其考驗星度又有渾天之制焉說者謂渾天即虞舜璣璣玉衡之遺法也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惟渾天者近得其情揚子雲曰洛下閔管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朱子

○索隱曰姚氏案益部耆舊傳云閔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於落下武帝徵待詔太史於地中轉渾天改顛項歷作太初歷待中不受也

謂子雲知曆法
又知曆理而有
取于閏如此
補方苞曰此詔書
中語合而不死即
封禪書所云黃帝
迎日推策後率二
十歲復朔旦冬至
凡三百八十年而
仙登於天蓋方士
誕語也合者至日
適與朔旦合也名
察者五星二十八
宿之名於是辨也
度驗者其宿離遲
速之數皆可驗也
定清濁者即下所
謂氣復正羽聲復
清也起五部者即
唯能知其消息損
益之分數然後立
以正月為歲首索
隱作建子者蓋曆
元起數必從子始
此所謂云夜半冬
至者即焉逢攝提
格歲之子月也此
時曆餘分其為建
寅甚明柯維騏曰
按歐陽公作司天
考曰天人之際遠
哉微矣而使一藝
之士布算積分上
求數于萬載之前
必得

今日順夏至索隱曰謂夏至冬至也黃鐘為宮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索隱曰改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然漢始以建亥為年首今改以建子故以七年為元年韋昭云漢興至此百二歲按律歷志云乃以前歷上元太初四年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年名焉逢攝提格徐

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文穎曰律居陰而治陽居陽而治陰更相治間不容期忽五家文悖異推太初之元也索隱曰聚音聚索隱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偕起牽牛之初歲雖在闕逢雖在攝提格月雖在畢雖在當則聚皆之宿日雖在甲雖在子是在陽氣支干之首也

歷術甲子篇索隱曰以十一月朔旦冬至得甲子甲子是陽氣支干太初元年歲名焉逢索隱曰甲歲雄也漢書作闕逢亦音焉與此音同攝提格索隱曰寅歲陰也此依志以為丙月名畢聚索隱曰謂月值畢及鄰皆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日得甲子索隱曰謂十一月冬至子之年也

日置大餘五十四算每年加五十四日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每至閏後一年加二十三算亦滿六十日除之奇算留之若纜足六十日明年云無大餘無小餘也又明年以置五十四算如上法置小餘三百四十八算每年加三十八分滿九百三十八分成一曰歸上餘算留之若至閏後一年加八百四十七分亦滿九百三十八分成一曰歸上餘算留之明年以加三百四十八算如上也索隱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

八算如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上法也索隱曰以建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加五日滿六十日則除之後年更置五算如上法置小餘八算每年加八算滿三十二分為一曰歸大餘後年更置八分如上法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日之奇分也正北索隱曰謂歲首十一月甲子朔旦時加子為冬至故云正北也然每歲行周天全度外餘有四分以十二辰分之冬至常居四仲故子年在子丑年在卯寅年在午辰年在酉至後十九年章首在酉故云正西其正南正東並准此○正義曰黃鐘管子時氣應稱正北順行四時仲所至為正月一日是歲之始蓋一章十九年黃鐘管應在酉則稱正西他皆放此

索隱曰歲有十二月有閏則云十三月無大餘無小餘索隱曰其歲甲子朔旦日月合於牽牛之餘者以出閏月之歲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除五甲三百日餘有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緣未滿六十日故置為來年大小餘亦為太初元年日得甲子朔旦冬至前年無奇日分故無大無小餘亦與朔同日並無餘分至與朔法異故重列之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索隱曰漢志太初元年歲在丙子據此則甲寅歲爾雅釋天云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歲陰者

初元年者明此是正月建寅以後也

增補史記評林

卷二十一

歷書

四

鳳文館藏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歲陽在甲云焉遂謂歲干也歲陰在寅云稱提格謂歲支也○正義曰焉音於乾反後同

十一

大餘五十四

索隱曰歲十二月六六小合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十除三百日餘五十四日故下云大餘者日也○正義曰月

朔旦甲子日法也

小餘三百四十八

索隱曰太初歷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每兩月合成五十九日又餘五十八今十二

月合餘六箇五十八得此三百四十八數故云小餘者月也○正義曰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九百四十四則成一曰即歸上成五十日矣大餘五十四日每歲除小月六日則成三日五十四日除五甲三百日猶餘五十四日為未滿六十日故稱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此大小餘是月朔甲子日朔以出閏月之數一歲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每六十日之餘為未滿六十日故有大小餘也是太初元年奇日奇分也

大餘五

索隱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去歲十一月朔在牽牛初為冬至今歲十一月十二月又至牛初為一周以六甲除之六

六三十六除三百六十餘五故云大餘五也○正義曰冬至甲子月法也

小餘八

索隱曰即四分之一小餘滿三十二從大餘二四八三十二故云小餘八明年又加八得十六故下云小餘十六次明年又加八得二十四故

下云小餘二十四又明年加八得三十二為滿故下云無小餘並可依太初歷法行之也○正義曰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曰即歸上成六日矣大餘五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除六甲三百六十日猶餘五日故稱大餘五日也小餘八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一日三十二分是一歲三百六

端蒙單闕二年

徐廣曰單闕一作單安○索隱曰端蒙乙也爾雅作端蒙單闕卯也丹過二音又音蟬焉歲在乙卯也○正義曰單音丹又音特連反闕音烏

閏十三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四十八

小餘十六

大餘十

小餘六十三

游兆執徐三年

索隱曰游兆景也爾雅作系兆執徐辰也○正義曰三年丙辰歲也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四年

索隱曰彊梧丁也犬荒落巳也○正義曰梧音語四年丁巳歲也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

索隱曰徒維戊也敦牂午也○正義曰牂音作郎及天漢元年戊午歲也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按游兆丙也索隱避唐諱故云

葛反又於連反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二年 索隱曰祝犁巳也爾雅作著獲協洽未也○正義曰二年己未歲也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橫涿灘三年 索隱曰商橫庚也爾雅作上章涿灘申也本作赤奮若非也天官書及爾雅申為涿灘五為赤奮若今自太初已來計歲次與天官書不同者有四蓋後之歷術改也○正義曰涿音吐魂反灘音吐丹反又作涿漢字音與上同三年庚申歲也 十二

昭陽作噩四年 索隱曰昭陽辛也爾雅作重光作噩酉也○正義曰四年辛酉歲也 閏十三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橫艾淹茂太始元年 索隱曰橫艾壬也爾雅作玄默淹茂戌也○正義曰元年至戌歲也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尚章大淵獻二年 索隱曰尚章癸也爾雅作昭陽大淵獻亥也○正義曰二年癸亥歲也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二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 索隱曰焉逢甲也困敦子也○正義曰大淵獻非也天官書云焉逢困敦三年甲子歲也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一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四年 索隱曰端蒙乙也赤奮若丑也○正義曰大始征和已下訖希末其年次甲乙皆准此並褚先生所續也○正義曰四年乙丑歲也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五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

褚先生及後人所加

游兆徐廣曰作游桃攝提格征和元年正義曰李巡註云爾雅云萬物承陽而起故曰攝提格起也孔文祥云以歲在寅正月出東方為眾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疆梧單闕二年正義曰李巡註云言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闕單闕止也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正義曰李巡云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故云執徐之也十二

大餘三 小餘二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芒落四年芒一作荒○正義曰姚察云言萬物皆爛熳而六出霍然落之故云荒落也閏十三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橫敦牂後元元年正義曰爾雅云敦盛也詳壯也言萬物盛壯也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昭陽汁洽二年汁一作協○正義曰李巡云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故曰協洽也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橫艾涒灘始元元年正西涒灘一作丙漢○正義曰孫炎註云爾雅云涒灘萬物吐秀傾垂之貌也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噩一作鄂○正義曰李巡云作鄂萬物皆落枝起之貌也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淹茂三年淹一作閻○正義曰李巡云言萬物皆蔽昌故曰閻茂蔽昌也閏十三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端蒙大淵獻四年 正義曰孫炎云淵獻深也歟萬物於天深于藏蓋也 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正義曰孫炎云困敦混沌也言萬物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 十二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彊梧赤奮若六年 正義曰李巡云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若其性故曰赤奮若陽色奮迅也若順也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小餘三十一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犁單闕二年 小餘八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橫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焉逢涸灘元平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闔茂二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彊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一

小餘二百二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闕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橫艾執徐四年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十三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小餘二百二十六

閏十三

大餘八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十二

大餘四十一

小餘十六

游兆涖灘四年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閏十三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疆梧作噩神雀元年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十二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徒維淹茂二年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祝犁大淵獻三年

大餘三十三

小餘四百九十二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十六

商橫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小餘四百三十二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七百四十七

大餘十二

無小餘

橫艾攝提格二年

小餘六百五十四

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四

大餘十七

小餘八

尚章單闕三年

小餘六十二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小餘四百一十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小餘三百二十七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二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小餘六百六十五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小餘七十三

閏十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涒灘四年

小餘九百二十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作噩黃龍元年

大餘三十五

小餘三百二十八

閏十三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橫淹茂初元元年正東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五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十二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橫艾困敦三年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閏十三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五年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闕永光元年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閏十三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十二

徒維敦牂四年 大餘三十六 無小餘 閏十三

祝犁協洽五年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商橫涖難建昭元年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閏十三

昭陽作噩二年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尚章大淵獻四年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閏十三

大餘二 小餘八

焉逢困敦五年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閏十三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十二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大餘十八 無小餘 閏十三

大餘五十六平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疆梧單闕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歷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旃蒙者年名也支丑

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時正西夏至加午時正南冬至加子時正東夏至加午時

索隱述贊曰歷數之興其來尚矣重黎是司容成斯紀推步天象消息母子五勝輪環三正互起孟陬貞歲壽人順軌故授之方履端為美

史記評林卷之二十六終

岡二十例 同校 石川鴻齋

